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念蜀葵

查晶芳



一直觉得,蜀葵是花中豪杰。不耽于花盆,不囿于斗室,广阔天地是其纵横驰骋的江湖。只要花开,便恣肆汪洋。丛丛簇簇,高大丰茂,粉白、淡红、娇黄、深红,摇曳五彩。每一株都茎秆笔直,挺拔向上,甚至高达丈许,豪气尽显。望一眼,便让人心潮澎湃。

其实,“蜀”“葵”两字连用,就觉健壮顽强;再读其别名,“步步高”“一丈红”亦莫不如是。不过,在我们皖南小城,她也有个相对温柔的名字:“端午锦”。你看,其花繁密硕大,柔软富丽,如锦似绣,又恰于端午前后盛开,如此叫法,也算妥帖。

端午锦开时,端午就近了。

难忘小时候的端午节。老家在一个名叫“桃花潭”的小镇,每年端午,那里都会举办盛大的龙舟赛。水面上,数条龙舟争相飞驰,赤着上身的船夫们一边奋力使桨,一边用劲喊着号子,声音响彻着河畔与天空。少年的我们挤在人群中,身后不远处一丛丛的蜀葵,正开得如火如荼。多年以来,每每看到蜀葵,我就会想到端午节,想到龙舟赛那热烈的场景……

说起来,夏花也有不少,榴花似火,紫薇鲜妍,清荷凌波,各有各的好。蜀葵能让人记住且亲近,是因为她靠近人居,开在民俗里,少不得与少年的记忆、老人的回忆牵连。何况她们泼辣辣,热烈烈,不娇气,不矫情,花期长还能经多番风雨。她们尤其与篱笆矮墙、灰墙黛瓦的老屋、古朴雅致的木格窗棂相宜。不信你倚窗斜立,低首凝神,旁边一簇蜀葵烂漫,保管惊艳

了你一生的记忆。我曾在乡间与蜀葵合过影,绿叶红花衬着一袭白衣,整个画面既雅且艳。至今回看,仍是喜欢。

蜀葵是葵科,她与葵花一样,始终向日而倾。清代园艺学专著《花镜》记载:“蜀葵,阳草也。”蜀葵向阳,她的心里也是亮堂堂响当当的,就像一群乡间女子,全无矫饰,只红衫绿裤,昂首阔步,叽叽喳喳地在旷野中奔跑,哪哪都是她们天真活泼的身影。蜀葵的美是健康的美,是蓬勃的美。夏花中最符合夏天气质的,我觉得莫过于蜀葵了。她鲜亮、热辣,一如夏日骄阳;其昂然奔放之姿,浓艳欲滴之色,又令人想起凡高笔下的向日葵。我甚至想,倘若当年凡高以此作画,也未必就不能千古流芳。

大概是因为随处可见,便有人说她不够矜持,讽言“得人嫌处只缘多”。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城市小女儿的矫情:心里渴望被关注,又怕被识破,所以躲躲藏藏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的,一边“秀”着,一边藏着?不如索性大胆地走秀。我喜欢她们的泼辣、大胆、豪爽,活脱脱的侠女风范!

这火一般奔放的蜀葵,自然是不宜室养盆栽的。苍茫的原野、广袤的天宇方能盛得下她的无边烂漫与锦绣风姿。有院子的人家,也常会在庭中栽种数株。甚至山中久绝无人处,也有端阳一丈红。如此好养活,又妩媚多姿,谁人不喜?老舍先生就曾说他最喜欢养些好种易活、自己会奋斗的花草。想必蜀葵甚合其意吧?

蜀葵的花语是梦,是坚持。向梦而行,永不退缩,永远热忱,真好。

噬桑叶一般,不折不挠地啃食着巨大的麦田。圆形大草帽,飘浮在麦芒儿汇聚的麦浪上。飞舞的镰刀下,成片的麦子躺倒在臂弯里。太阳底下,男女老幼,全在田野穿梭奔忙。

田野里,便显得浩茫多了,空旷多了。如果从高空俯瞰,大江南北,是两种大的色块儿交织。北方是麦子金黄,南方是稻秧碧绿;北方,是独属的热辣辣的阳光灿烂,南方,是特有的子规声里细雨如烟。

整体的黄或绿之外,芒种的细节,也如它的内涵一般丰满。有绿篱笆,有野玫瑰,有好阳光,有草叶挤挤挨挨的小径。小径从篱笆下蜿蜒伸出,远远深入到绿色漫溢的山坡;山坡上有肥美的羊群,羊群入松林,搅动起稠如粥汁的松香。菜地里,苋菜、豇豆和小葱从泥土里长出来,水灵灵可人心意;豌豆鼓起饱满囊囊的肚腹,惹人馋思。蜀葵,撸串儿似的,撸出一杆杆儿红的紫的花,想把空气点燃,霍霍烧起来。

是呀,这一刻,我们看到了芒种。它呈现一个巨大的年轻剖面:有已收割的残稼的根须,也有新播种子的憨憨萌芽。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,一个劳累但充满自豪感的存在:过往的播种已然收获,未来的收获正在播种。芒种,因此成为一个归零的原点。

然而,芒种又是由青年刚刚步入的壮年,是一种勤,一种慧,一种善,一种大义,一种美满。它把眼界打开,把思路打开,让你真正认识生命的大美之处:劳作和收获,青春和成熟,自豪和忍耐。这就是芒种的气场。今日的收获,未来的种子;今日的种子,来日的收成。循环往复,环环相扣,互因互果,彼此相证。一个关于生命的教诲和暗示,越来越明晰地凸显出来。

艾香中的情愫

张宏宇

“五月五,午端阳,家家户户插艾忙。把艾插在门外边,驱虫辟邪又吉祥。”每年端午听到这首儿歌,便会勾起我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在艾香弥漫的日子里,慢慢剥开往事,仿佛整个故乡包裹苇叶之中,便会有一种清香的味道。我喜欢闻艾的香味,这香,是从儿时就浸在心上的。不管漂泊多么远,不管过了多少年,艾的香味都会浸在我的记忆中。尤其是当端午节来临时,艾的香味就会从遥远的故乡徐徐而来,熏醉了我思乡的梦,用心倾听艾叶散发的宛若天籁的乡音,那是一种美好的思乡之情。

每到五月初五,母亲便会割一大包野艾回来,插在大门两旁。说能辟邪,也是风俗。艾,属多年生草本植物,全草入药,在农村,很普遍,它生长在田间地头。艾有浓烈的香味,酷似中草的药味,浓浓的艾香便沁满我的心扉。粽香和着艾香,便组成了故乡的味道。

每逢端午倍思亲。故乡的端午,总是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味道,点起长长的艾香,包好精致的粽子,做好香甜的糍粑,在艾香的熏陶下,感受着别样的节日氛围,那种感觉,是乡味,更是家的感觉。在家乡,每年端午来临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会采集艾叶,艾叶都是整条枝干剪回来的,悬挂在门框上,艾叶打上了故乡的标签,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。

故乡的端午节,有吃粽子、吃鸡蛋、赛龙舟等风俗,但都远不及家家大门两旁插艾,那是必不可少的。端午节那几天,整个村子里到处弥漫着艾的清香。遥想故乡的沟边地头,那一片片、一丛丛的野艾随风摇摆,在田野里,在阳光下,是故乡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每至端午,我眼前便会浮现家乡的艾草,艾的香特别醇厚,乡愁浸泡在其中,我知道那种叫做思乡的情愫,就是乡情。

离家很多年了,远在外地,每到端午节时,浓浓的艾香便勾起我想家的念头。故乡的山水,故乡一草一木,时常会萦绕在我的眼前,只要有艾香的味道,让我仿佛回到了故乡,那种艾的香气是来自心底的,永远也不会变味,那是故乡独有的味道。端午对我来说,就是浸在艾香中的乡情,一叶叶的艾香,一片片的乡情,端午节的香味在绿色的粽叶间荡漾开了,艾香在心中了。

芒种的气场

米丽宏

当天地间第一缕干热风漫卷过来,一方方麦田化成一地枯金;当笔直的阳光聚光灯般,在大地上打出舞台效果;当晚霞在水中折叠绮丽的涟漪,当一树树碧绿、一岗岗翠青,绿成大规模的翡翠,当桑葚紫成一嘟噜一串的谜,凌霄爆出一朵一朵的火,细细碎碎的枣花,甜成一丁点一丁点的蜜……

芒种节令到了。

芒种,忙种,边收边种。大麦、小麦……有“芒”儿的作物,等着收;大豆、玉米……大秋作物等着种。“播种”与“收获”被压缩于同一节令;担当的,全是人的辛勤和劳苦。大自然的化育与人类的付出,在芒种最见分晓,又最是天衣无缝。

这也许是二十四节气中气场最足的一个了。

人跟天,调成了一样的频率,风风火火的。天要刮风,便裹挟着火一样的热度;要雨,炮仗般雨急至。人呢,合着麦熟的节拍、播种的节拍、天气的节拍,黎明即起割麦,深夜掌灯插秧,争分夺秒地在“收”与“种”之间迅速切换。

这种繁忙,这种人与自然的高度合拍,深度交融,在其它节令中,绝无仅有。麦收要紧,秋收要稳。麦收就是抢时机:麦熟过头,会减产;遭遇阴雨天气,收成会大打折扣。所以,不利索不行,不忙碌不行,不起早贪黑不行。芒种前后麦上场,男女老少昼夜忙。而播秋呢,更要赶时机的呀。老人家会提着你的耳朵催促:麦播一月,豆种一时;晚种一天,杆儿瘪粒儿扁。播种的一时关涉收获的一季,怎么能延误?

赶着收,赶着种。芒种,真是紧赶着紧。

不到四点钟,麦地里便开始蠕蠕浮动着的割麦的人。他们躬身弯腰,蚕

